

目 录

●抢救松田宏也●

震惊中外的生死拼搏.....	杨仕强 (1)
发现松田宏也的经过.....	
.....毛光荣口述 阳昌伯、龙克义整理 (1 6)	
首批抢救松田宏也的情况.....	蔡其华 (2 0)
回忆抢救松田宏也.....	李荣荪 (2 2)
参加抢救松田宏也的经过.....	李又环 (3 0)
州人民医院派医疗队抢救日本登山队员松田宏也记	
.....张秉寿 ^孝 (3 3)	
给松田宏也作手术前后.....	黄嘉涛 (3 5)
我参加抢救松田宏也先生的回忆.....	黄明忠 (3 8)
抢救松田宏也纪实.....	高福义 (4 1)
日本登山队员松田宏也遇救纪实.....	高开平 (4 4)
我在抢救松田宏也的过程中.....	潘兴慧 (5 0)

●历史回顾●

红六团过泸定——访老红军邓飞同志……………文有仁（55）

泸定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成就……

……………李致斌、阳昌伯整理（60）

民国时期泸定工商业散记……………曹本厚、阳昌伯（73）

●民族调查●

泸定岷安历史文化考察琐记……………杨嘉铭（95）

泸定彝族情况调查……………吴吉远（114）

●文物古迹●

名胜古迹简介（续）……………文史组、文管所辑（121）

●补白●

贡嘎山奇观……………（19、40）

边茶贸易……………（94）

震惊中外的生死拼搏

杨仕强

为了从死神手里夺回一个日本普通国民，在我国“蜀王”贡嘎山下，曾发生过一场震惊中外的生死拼搏。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二年夏天，在中国西部号称蜀山之王——巍巍贡嘎山下，曾发生过一起震惊中外抢险事件，谱写下一曲中日友谊的颂歌。笔者亲自参与这一抢险事件全过程，并是第一个用电波发出消息的报道者。

斗转星移，历史的脚步又走过了六个年头，尽管岁月流逝，此事却长久地留在中日人民心中，铭刻青史，永垂不朽。

下面，是笔者所闻所见并亲历的这个千真万确的故事始末。

千山万岭中的高个儿

位于四川省西部的贡嘎山，是中国金沙江以东的第一高峰，号称“蜀山之王”。贡，藏语为至高无尚；嘎，为白色。贡嘎山，即为神圣洁白的冰雪之山，它海拔7556米。蜚声中外的二郎山，也只不过3437米，矮它一大截。它，横跨康巴高原4个县，南北绵延200多公里，东西横亘也有100多公里，雅砻江和世界闻名的大渡河沿它的山脚滚滚东流。在它周围有海拔5000多米的米山，岱山、笔架山、海子山等20多座，象众星拱月一样，它鹤立鸡群，

似巨人立在矮子中，高过所有蜀山，被誉为“蜀王”。

贡嘎山下的泸定县磨西公社，是当年红军长征走过之地。晴日，站在摩岗岭上遥望贡嘎山，真是雄伟壮丽极了，主峰终年积雪，永远闪着银光，朝阳照耀之下，形成“日照金山”瑰丽景观。山麓中险峰峻岭竞秀，山下冰川河“飞湍瀑流争喧”，神奇的冰川，大冰瀑布，原始森林、温热沸冷泉，珍奇的动植物，吸引着无数观光者和登山健儿。他们有的千里迢迢从国内各地到此；有的漂洋过海前往。单从1981年以来，就有日本北海道登山队，北海道山岳联盟登山队，意大利登山队，瑞士高山旅游俱乐部登山队，英国教师登山队等光临。

“蜀王”脾气不好

贡嘎山不仅有神奇迷人的风光，更有上百条冰川，无数雪山裂缝、悬岩峭壁。一年中，它多数时间被流云飞雾笼罩，被彩云缠绕，很难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当地汉藏彝农民上山挖天麻、虫草，最多爬到山腰，再也不能逾越雷池。民间流传说，药王菩萨也只能管到半山，再要上去，就是天老爷管的地方。一般人休想上去。

1957年，中国登山队从西坡戈巴冰川往主峰攀登中，4名队员丧生；1980年，美国一名队员遇难；1981年，日本8名登山队员坠入冰裂缝丢命。半个世纪以来，除有2名美国人于1933年上了主峰外，只有我国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健儿于1957年征服了他。6名队员攀上主峰。此后，便无人问津。千百年来，“蜀王”主峰仅接待过8名人间来客。他常给攀登者开不幸、伤残和死亡的

玩耍，所以，有人称它为“死亡之山”。

又有两名登山队员失踪

1982年2月，日本国市川市山岳会登山队的一行7人，从泸定县的磨西公社海螺沟进山，从东坡向贡嘎山攀登。他们从3月18日开始，步步扎营向主峰挺进，经过40多天的艰苦顽强拼搏，到4月29日，队员中的松田宏也和菅原信二人，已经攀上海拔6800米的高度。第二天爬上7200米。

1982年5月1日，他俩在离顶峰只剩下50米的时候，贡嘎山发了“脾气”：大雾密密层层裹来，漫山白雾茫茫，狂风碎雪猛烈地扑打在脸上，顶峰方向迷失了。到下午6时，步话机的声音消失，从此与大本营中断了联系……。

余下的队员和为登山队服务的汉彝民工，在雪止，冰川上多方寻找、等待，都杳无音讯。一连19天过去了，不见踪影。在缺氧、缺水、缺粮的艰苦条件下，在恶劣的天气和险峻的山势自然条件下，何以生存？定死无疑。

不能再等了，队员们临回国前，摘采了贡嘎山上的野花扎成花圈，在大本营举行了沉痛的悼念，告别了为征服贡嘎山献身的朋友。

奇迹，松田宏也还活着

19天、共456个多小时过去了。

5月19日，泸定县磨西公社杉树9队彝族社员倪明全，倪红军叔侄俩和毛光荣，毛绍钧父子披着察尔瓦（彝族披毡）背着背篋和口粮，挖掘，沿海螺沟进山挖虫草。

20日下午，他们到了海拔2900米的冰川舌城门洞地带。

18岁的毛绍钧，忽然看见几十米外的斜坡上，有一团红红飘忽的物件，在阳光下十分耀眼。他急忙跑拢一看：呵呀，天菩萨，竟然是一个倒在地上的人。

毛绍钧惊叫一声，赶忙退回去告诉大家，三人赶快走近观看，此人身穿天兰色尼龙登山服，红色登山裤，外套红色风衣，头朝山下，匍伏在地。此时，他的袖口，裤脚已全磨烂，一只脚的登山鞋已全磨破，另一只脚只剩破袜。身上皮肤已成深褐色，裸露部分已腐烂，发出阵阵臭气，引来山绳飞旋。双眼深陷，满脸水泡，胡须丛生，已失去正常人形。

在不远处的林间树丛中，他们又发现了一个血青色的登山袋。

此人手中，还拿着一个金属盒伸向近处一个水凼。看来，经过极度折磨之后倒下的身体已到此止步，无法再前进了。

四位彝胞断定：这就是那个失踪了19天的日本登山队员！

城门洞的不眠之夜

倒在地上的人听到脚步声和人语，惊醒过来，十分吃力地转动着身躯，微微扬起了手，嘴里发出“啊—药—的呻吟。

“人还活着！”四位彝胞惊喜起来。

他们从伤员口袋里找到一个笔记本，上面有中文写的“松田宏也”字样，证实了他们的判断。“不要误时间了，快，救人要紧！”毛光荣招呼大家。

他们手挽手编成“担架”将松田宏也小心翼翼地抬到几十米外的一个登山队员曾烧过开水的窝棚里，撑起自带的塑料布搭成帐篷，脱下察尔瓦给伤员做垫盖。之后，便烧开水给伤员煮面条……。

松田吃了几口便闭咀了，毛光荣深情地关怀说：“你饿了那么多天，咋个不吃了？要多吃一点啊！”松田似乎从毛的手势和表情里懂得了彝胞的心意，又张咀吃了几口。

大家比划着告诉松田：放心！明天送你到磨西，教你！松田脸上出现了感激的笑容。他抬起左臂，要看看时间。四位彝胞误会为松田感激救命之恩，要以表相赠，赶忙摆手说：“不要！不要……”

夜幕降临了这冰川河畔的山谷。

五月的贡嘎山之夜，风雨交加，不时还夹杂着一层雪片子（冰雹）落到人迹罕到的山上，天寒地冷。他们又燃起篝火为松田取暖，通夜轮流守护病人。

火苗快活地跳动着。松田在风雪贡嘎山挣扎19天，在绝望中遇到救星，又尝到人间温暖，眼里的泪水一次又一次夺眶而出，潸然满面。嘴里不断地重复：“OK，OK，OK（谢谢）。”

一会，倪明全又比划着问：“抽烟吗？”

松田点点头。倪明全将烟杆递在他咀里。

又一会，松田示意要解手，大家抬的抬，抱的抱，小心地将他搬出窝棚。他可不比平常人呵，尿洒在彝胞的手上，身上，但他们毫不介意。

松田在摸索什么，观望什么，彝胞们懂了：于是，将他残留的东西，照象机、胶卷、中国和日本国旗，笔记本，元

珠笔等清理好，放在他面前。毛光荣对松田说：“你的，一样不少。”快天亮了，毛光荣同大家商量，等天一亮，就派两个侄儿下山报信。他们二人不再挖药了，在山上守护等待。

21日早上七点钟，天麻麻亮，两位小彝胞带着满身疲劳，拔腿开跑，穿行在原始森林中奔向磨西公社报信。

他俩走后，天明，毛光荣比划着问松田：“你的，伴一个，在那里？”松田沮丧地摇了摇头。

城门洞的不眠之夜，美好，崇高，真挚的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在这里展现。

巍巍的蜀山之王，你难道不为之感动？险峻的城门洞，你将是中日友谊的见证。

与死神争时间

毛绍钧和倪红军两个小伙子，已两天一夜未曾休息，但他俩顾不得疲劳，睡眠，不停地在海螺沟林中毛路上（只有挖药人和猎人走的小路）上走着，跑着，一心想早点到公社报信。

冰川舌离磨西公社50多华里。

下面，请看：两位小彝胞三天三夜的日程。

19日、挖药登山到冰川舌城门洞。

下午、发现松田宏也。

晚上、守护通宵达旦。

20日、早上从城门洞到磨西报信；

晚上从磨西带抢救队返城门洞。

21日，早上从城门洞打前站回磨西；

晚上从磨西为抢救队送干粮到半路的共和村。

三天三夜、连续奔波‘行程二百多华里。

为了抢时间，从死神手里夺回日本朋友的生命，两位彝族小伙子坚韧、顽强，吃苦耐劳，表现了我国少数民族的高尚品质。

巴山蜀水传出震撼人心的电波

20日下午2点30分，磨西乡干部苍明勇得到这条惊人的消息后，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他反复询问两位彝族青年：“这是真的吗？真的吗？……”

接着，这震撼人心的消息由电话、电报，飞快地在巴山蜀水上空飞传。

松田宏也还活着！

日本登山队员需要急救！

十万火急！

泸定县人民政府收到电话。

县人民医院收到电话！

省州人民政府，省登山协会，州体委也陆续收到加急电话、电报！

电波越过万倾波涛的大海，传到日本国。

磨西公社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和入户喇叭，迅速向汉村彝寨播出抢救紧急动员令。

消息拉开了整个社会巨型机器的开关，各条有关战线，有关部门都象齿轮相连一样，顷刻运转起来……。

火速投入一场生死决斗

那时，到磨西还没有公共汽车。笔者作为县站和省台

集体)记者。对此事件产生了强烈的新闻敏感，很快搭上一辆乒乓球车(拖拉机)赶到县综合林场，再爬上到磨西拉木头的大货车，满身尘土奔赴现场。

接到报信后仅5个钟头，抢救队伍已组织完毕。由磨西皮防院副院长屈维华和护士蔡其华、乡干部苍明勇、县体委张强等同志带队，同22名自愿参加抢救的民工共26人于当晚10点40分从磨西出发，在火把、电筒的照明下入山。

县城的医生和护士，在副县长李丹的带领下，组成第二抢救队于当晚9时左右赶赴磨西。

州政府办公室主任珠言(藏族)，从州府康定直奔磨西。正在州开人代会的著名医生黄嘉寿，听到抢救日本朋友，从会场走出后就上车出发。

为了抢救日本国一个普通国民，担任抢救总指挥的，竟是拥有一亿多人口的四川省副省长刘海泉。他在接到电话的当天，便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通知有关单位，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抢救，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活日本朋友。

此后的日日夜夜，刘海泉副省长时刻关注抢救工作，不断听取汇报，不断发出各项指示，作出各项决定。

险山恶水行路难

蜀道自古难。

要把一个身体内外和浑身上下伤痕严重、奄奄一息、生命垂危的人，从海拔3000米的高山，通过五十多华里的丛林密技，悬崖陡壁，冰河山涧的毛路运送下山，真是一条难上加难的险道恶途！

担架前面，几位手执弯刀的民工担当起了开路先锋。他们砍开拦路的树桩树枝，丛生如网的荆棘，开出一条中日友谊之路。

有的山崖上路窄得只能放下一只脚，只好一只只小心挪动；有的地方，坡度达70度，担架几乎直立起来，便套上保险绳，上方手拉，下面头顶，慢慢移动。过大弯子处烂泥塘时，人的双足踩在一尺多深的污水泥中，脚踩滑了，就干脆跑着走。沿途都有蚂蝗，叮咬出血也都顾不上拍打。

到了天桥处，两山削壁对峙，脚下是“冲波逆折之回川”（李白诗）冰河水轰轰响，河上只有两根已近腐朽的木杆为桥，似乎在风雨中晃动，天哪，单身只人过都非常危险，何况又是担架又是人。

抢救队伍挑选了两名经常爬山涉水，脚步稳当的民工，屏着呼吸，小心慎重地把松田先抬过去，继而是抢救人员分批手扶手走过。

担架到青石板地带，天公不作美，风雨大作，伤员是经不起风雨折腾的。毛光荣马上脱下自己的察尔瓦，周晓琴医生脱下自己工作服，盖在松田身上。雨湿透了彝胞和医生的全身，皮肤上起了鸡皮疙瘩，不停地打颤！

民兵傅文远的鞋磨破了，树桩柴茬戳破了他的脚板心。他忍着痛，没有叫苦喊痛。一滴滴鲜血流淌在这条中日友谊路上。

晨8点从城门洞出发，在这条50多华里的深山峡谷，悬岩峭壁中艰难地行军，到晚上9点45分，历经了12个小时，终于将松田抬到磨西。

救护车已在此等待了8个小时，松田一到，马上上车拉

往磨西皮防院。

与死神拼搏的日日夜夜

磨西皮防院，是座落在贡嘎山下磨西大坝中的一所县内设备较完善的医院。进山抢救队刚出发，全院人员就开始紧张地进行抢救准备工作。松田一上病床，医师李又环，李荣荪等就对他进行详细检查。此时的松田是怎样的状况呢？笔者亲眼目睹：他灰色的面部上长满细毛，须发长长，鼻尖红肿，耳冻伤，身上皮肤大部分磨烂感染，腹部下凹得非常厉害，几乎贴着背梁。肛门萎缩，全身有骨无肉，几乎是一具枯槁的骨架。双手更令人吃惊，已只剩着一层皮包着骨头。双足已受感染，肿得发亮。只有当他脸上因激动而颤抖嘴里轻微呼叫时，才使人看出生命还附在他的肉体上。

当夜，全院医生和所有参加抢救人员，未曾合眼，都关注着松田的生死存亡。

第二天（五月二十二日）凌晨三时，松田的病情突然恶化：血压不稳，腹痛剧烈，初步诊断为胃穿孔腹膜炎，引起中毒性休克。必须立即进行大型手术抢救。

从400公里外的成都，四川省副省长刘海泉电传指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力争手术成功。

直升飞机从成都起飞了，机舱里坐着省里派出的优秀医师。

手术前的一刻，松田的脉搏微弱，血压已测不出来，病情更加恶化。危急！死神就似乎在他身旁游荡，每分每秒都可以夺走他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存在死亡的威胁！

松田被抬上手术台。

直升飞机不能逾越二郎山天险。省里的医生在天全下机后，还得乘车翻二郎山。

不能再等了，下午4点46分，白甘孜藏族自治州医院的黄嘉寿医师，身负千钧重担，不顾个人得失，担任主刀上阵与死神展开生死拼搏。一把小小的银刀，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肠，它，承担着生死存亡的重责；它是一只特殊的笔，在谱写中日友好的颂歌！

腹部切开了，呵，是胃溃疡穿孔，化脓性腹膜炎。肠已粘连，胃已萎缩。

手术在紧张地进行：清洗腹腔，修补胃穿孔，肚内大量黑绿色粘稠的肠胃分泌物被清洗了，胃穿孔被修补好了。

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

这场惊心动魄的手术，持续了115分钟。手术人员个个被汗水湿透。当他们欣慰地走出手术室时，笔者看到，年过半百的黄大夫激动的脸上淌下大额大额汗珠，呵，那是汗水？还是泪花，或者兼而有之。

手术成功了。

室外的人们眼里噙着嘉悦的泪花。

夜里，松田苏醒过来。他知道手术成功后，激动地笑了，用英语对身旁的医师们说：“think you very Much doctor”（十分谢谢您，医生）。

护理人员们，不分昼夜轮流守护，精心地为他翻身，擦背、端尿倒尿、清洗口腔……。

藏、汉、彝各族人民，每天照往壤来，关切地询问病况。四位彝胞还给松田送来白糖。

时从5月20日松田住进医院到26日离开的6天中，电

话和电报不断地将抢救情况向省州县汇报。在平时、这个医院一个月的电话费不过20多元，为抢救松田、6天时间电话费竟达660多元，相当于平时的30倍。

铁索桥头情长谊深

当年红军万里长征飞夺泸定桥，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位于铁索桥头的泸定，是县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在抢救松田的日子里，铁索桥头的党政机关、部门、工厂、学校以及城乡人民群众，为了日本朋友的生命谱写了一曲中日友好的颂歌。

从泸定到磨西，相距一百多华里（其中一大半路是坑坑凹凹、踢踢绊绊的山乡公路）。从21号到26号松田在磨西期间，这条路上每天专为抢救病人的车辆来往奔驰，有的载运医疗器材和药物，有的拉救护人员，有的是专程去磨西看望松田的州省领导、新闻记者……。

5月22日上午11时，松田动手术前，磨西电告县城抢救领导小组：需要输血！

当天，县委正召开一个会议，接到电话，会议立刻停止，由县委负责同志主持转为动员献血会议。

铁索桥头的机关干部、城市居民听到消息，纷纷前往医院验血。他们中，有县委书记，县长，有年青小伙子和医姑娘，也有中年人，老年人，十多分钟时间，就有73人来到医院化验室门外。验血符合松田O型血的17人，立刻乘上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磨西。

深夜，在酣睡中的泸定县商业局门市部职工，听说抢救组要购买东西，立刻翻身起床。

政府办公室值班同志，一连熬几个夜。

县广播站记者，夜以继日采写稿件，连播抢救专题节目，（县站受到省厅表彰，其中一篇通讯被评为全省好新闻，获奖）。

为了抢救一个日本普通国民，泸定人民不惜一切，不顾一切，献出一切……。

一曲颂歌万代传

松田从贡嘎山运下后第三天，就是5月24日中午，松田的母亲松田君子和他的哥哥松田昭宏，怀着如梦似幻，渴见亲人的心情，从万里之外富士山下的岛国日本，日夜兼行赶到磨西。当他们见到被中国人民奇迹般地发现又奇迹般地解危为安的儿子时，声音颤抖，咽喉哽塞、激动和喜悦的热泪盈眶。昭宏和君子向四位彝胞深深鞠躬，以日本最隆重的礼节拜谢救命恩人，称四位彝胞为“活神仙”。松田昭宏说，“为了抢救我弟弟的生命，竟有这么多中国人奔波，这在日中友好史上是难得的。”

第二天，即5月25日下午，松田所在的登山队队长，也从日本赶到磨西看望松田，并代表登山队，向中国人民表示感谢，晚上，与日本国市川市结为姊妹城市的乐山市，也派慰问团抵达磨西。

松田的母亲和哥哥，同四位彝胞合影，同参加抢救的所有中国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在记者招待会上，母子俩含着热泪，十分激动地倾吐了心中的感激之情。

为了进一步治好松田伤疾，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经过一系列周密、详尽和充分准备之后，松田在医务人员护

理下，被送往四川省成都治疗。有关单位和省府领导同志，多次亲临病床慰问。松田用截了肢的手缚着笔，写下了凝聚着自己深情厚意的12个字：“日中友好万岁松田宏也感谢”。他对翻译说：我从小失去父亲。在中国，刘海泉先生象慈父一样关心我这个普通的日本国民，使我终身难忘。”松田昭宏说：“在我弟弟身上，流着中国人民的鲜血。”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二日，被中国人民用真挚感情，高超医术和悉心护理，战胜了“死亡之山”救活的松田，终于痊愈，乘机飞上兰天，飞越大海，回到自己的祖国。

日本《读卖新闻》、《共同社》、《通讯社》、《每日新闻社》、《日本广播协会》等新闻单位，在报道这一事件中，用共同的语言说：中国地方政府象珍惜中国和日本友谊那样珍惜松田宏也先生的生命，努力抢救他的生命，这是珍中日友好的具体行动。”

是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永垂不朽，永放光芒。

尾 声

1982年5月31日，泸定县人民政府受四川省政府委托，在泸定召开了授奖大会，表彰奖励抢救松田的四位彝胞。

6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省府发出通知，要求学习抢救日本登山队员的四位彝胞。

6月11日，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也发了向四位彝胞学习的通知。

毛光荣在授奖大会上激动地说：“我们为中日人民友的

好关系做了一点事，得到很高的荣誉和奖励，我们一定努力生产，为建设磨西做出贡献。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做更多的工作。”

倪明全对记者说：“我们抢救松田宏也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9月，从遥远的日本，松田给磨西公社和州县政府寄来了全家人的彩色照片。照片上，松田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精神焕发。他笑着，向相隔重洋万水千山的中国人民笑着，他哥哥和妈妈也笑着，象岛国盛开的樱花。曾经参与过这一历史难忘抢救工作的磨西汉彝群众传观照片时，也笑了，仿佛是贡嘎山麓的红杜鹃，与樱花心心相映。

松田宏也在国内，得到进一步治疗。第二年（1983年）三月十五日，《四川日报》以“松田宏也又重新站起来了”为题作了报道。

一年零五个月后，松田宏也同她母亲松田君子从日本又来到中国。1983年10月16日到磨西，他的假肢踏进皮防院，看望了曾参与抢救他的汉彝干部，群众和医生。他和他母亲向中国的救命恩人们，表示了万分感激之情。

作者：杨仕强，中共泸定县委宣传部部长。